

極光是可遇不可求(下)

這是一聲不容你換好全套保暖的衣服再出門的急迫的吶喊。遂魚躍而起，奪門而出。

「終於讓我們等到了！」

甫一抬頭，無需找尋，心中掛念了那麼多天的極光就顯現在眼前。美麗的光帶忽明忽暗地發出優雅卻奪目的極光綠，變幻莫測地「四無邊岸貼天流」。那一定是在天宮中嬉戲的仙女們的披肩，若不然怎能如此似奢華的綢緞，飄盪得輕盈柔美，舞動得飄逸迷人。

雖然不像長曝光和精修圖片中的極光那般五彩繽紛璀璨綺麗，但我更喜歡此時和天幕更加相稱的熒幽的極光綠，這正是我心中極光的樣子，低調又神秘，在視覺上很友好，是巧奪天工的高級，也是筆繪



▲幸運的「極光小屋」

不出的曼妙。

小木屋的外面本是漆黑到伸手不見五指的曠野，幾條極光卻熒熒點亮了天空，若是能夠從天上望下來，我想那一定像一個精緻水晶球裏夢幻的微縮景觀一樣美好。

看過這場天幕舞台上演的「電光秀」就不難理解「追光者」們動輒十幾天停留的鍥而不捨，也可以體會冬季來冰島的旅人們錯過極光的深度惋惜。

也許第一天就讓我們看到極光，都不會有這樣振奮人心的熱淚盈眶。越是美好的東西，在期待的過程中，我們便賦予了它更珍貴的情感價值，待遇見的時候，它的光環就會更加絢麗。比起相機裏精美的照片，這些美好的東西才是一場場旅行中最刻骨銘心的影像，這才是今天我寫下這篇冰島紀行時心中最閃亮的回憶。 (冰島行·十三)

樂活

潘少

逢周一見報

疫情集體記憶

在家工作，不知不覺就到了午餐時間，出去買外賣回家吃的路上，突然發現身邊陌生的路人，似乎都有共同的形象——

沒有精緻妝容，只有被口罩遮住大半的素顏和隨意紮起的頭髮；沒有西裝革履，只有寬鬆居家的T恤短褲；沒有腳步匆匆，只有拖鞋的自在慵懶；手上提着的，不是公文袋，而是一袋外賣。

就如同現在我們在電影中看到喇叭褲，就會想起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樣，或許多年之後，在銀幕上看到這樣一個「口罩+T恤+短褲+拖鞋+外賣」的形象，我們就會立刻明白故事的背景是二〇二〇年的疫情期間。前所未有的超長時間在家工作，前所未有的堂食禁令，前所未有的疫情，共同改變了香港人這段時間的生活，「被改變」的共同經歷外化在穿着之上，就成了我們所看到的共同形象，而內化在心中，就成了我們的集體記憶。

有什麼還能算得上疫情期間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呢？疫情初期口罩緊缺，四周排隊攞籌「撲口罩」；

跟風搶米搶廁紙，超市很快補滿貨架，謠言不攻自破；每個人背包旁都掛着的要麼藍色要麼粉紅色的搓手液；手續簡單得難以置信，合資格香港居民人人有份的一萬蚊；突然被普及，下到幼稚園學生，上到七十歲老人都要努力學習的視頻會議軟件；一推再推直到最後直接放假的復課日期；背靠維港美景，許冠傑郭富城陳奕迅的Live音樂會……

疫情一波接一波，大家漸漸也不指望它會自然消亡，只是採取防守措施，為疫苗的研製爭取時間。雖然不知道具體時間是哪天，但我可以想像到公布疫苗成功研製的那一天，一定是普天同慶的日子。那一天起，我們終於可以告別口罩與外賣，告別戰戰兢兢與小心翼翼……那一天，也一定是這段集體記憶中最閃光的一天。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法制節目看點多

來我任教的美國大學訪學的國內高校教師，通常住我校提供的房子。除傢具、家電、空調、衛浴、廚房設備之外，來訪者還能享受網絡與有線電視套餐。聽說國內年輕人愛追美劇，情景喜劇、懸疑偵探片都很火爆。問這些同行，他們卻說，常看美國電視的法制節目，因為從美國法官如何審案中不但能學習英語，還可以了解異國的法律法規，世俗人情，很長見識。

我不由點頭。我可能是提前開發了老年人的興趣愛好，每次回國常陪父親一起看央視的法制節目，對《今日說法》、《天網》、《一線》、《夜線》等節目耳熟能詳。這些節目的功能不光是揭露社會陰暗面，提高觀眾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法制觀念，我更看重的是其中蘊含的法理與人情。像《派出所的故事》之類的系列節目，聚焦天南地北各種地域、情境中的社區警察，觀眾體會到執法人員不易的同時，也能從另一個角度審視自己的生活。

特別是涉及民事訴訟的案子，不像刑事案件那樣善惡、黑白分明，更多牽扯到文化傳統、風俗習慣、血緣情感。房子漏水，家產紛爭，贍養父母，車禍賠償，各種家長里短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檢測當事人的品性，也考驗執法者的智慧。但民事調解的最終目標不是彼此之間爭個高下、勝負，而是希望化解矛盾、促進和諧。

在老百姓真切的喜怒哀樂，瑣碎的糾紛爭執中，能看出法律、道德、情感各種因素的作用，也能考察社會的變遷與發展。法制節目若是拍得好，真是接地氣，扣時事，長見識，遠比莫名其妙的「神劇」精彩多了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由「鳥導」想到的

雙休日一家人去了一趟霧靈山。霧靈山在北京密雲與河北興隆交界，就是酈道元《水經注》中的「伏凌山」，是比較原始的自然保護區，野生動物種類眾多。據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長臂猿出沒，現在當然沒有了，但豹子和金鵬還在。山區旅遊沒怎麼開發，住宿吃食粗陋，走到林深處，手機信號時有時無。不過，遊人之苦乃生靈之幸。雲霧繚繞，怪石兀立，樹蔭蔽日，鳥叫蜂鳴，雖離城不遠，卻有隔世之感。

這次到霧靈山是參加觀鳥愛好者的組團考察，組織者請資深觀鳥老師隨行，團員呼為「鳥導」。我自幼好宅，對野外活動興趣不高，有女兒之後，在現代教育理念誘導下多了些戶外活動機會。平日出遊

，導遊是常見的，但「鳥導」還是第一次遇到。我們的這位「鳥導」是個四十出頭的IT男，業餘觀鳥多年，對霧靈山之鳥種鳥情，如數家珍，一路上帶大家找「鳥點」、看鳥巢，介紹各種城裏不易見到的鳥類，玩得不亦樂乎。

回家之後，上網一查，原來「觀鳥導遊」近年已職業化。有的山野之地自然生態好，便將觀鳥做成了專門的旅遊項目，為村民謀生致富找出路。除了「鳥導」，還有「獸導」，專事助人觀察林中溪邊之獸類。

導者，引也。生活中可探究之物很多，大多非自身閱歷可完成，有人引路，自然事半功倍。以前，人們旅遊多重山水人文，倘有當地人帶領，走街串巷，「逛吃

逛吃」，收穫更大。當代人間暇日多，趣味滋長，小眾口味勃發，觀星、觀雲、觀昆蟲、觀鳥獸、觀草木，俯仰天地、體察造化，於陶養性情頗有裨益。互聯網技術的發展，使得知識生產及其對人的意義，以及人獲得知識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。知識的社交意義前所未有地表現出來。散播知識以窮天理，紐結社群而塑人倫，可謂網絡新技術對於當下社會之兩種深遠影響。我們在霧靈山結識「鳥導」，便為例證。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內地戲院重開

很多事情一旦失去，才知道可貴，這句話用來形容大家對影院的追捧，亦不為過。新冠肺炎疫情，就好似一個邪惡的觸手，為大眾習以為常的一切按下了暫停鍵，譬如與朋友聚會、愉快K歌、周遊世界，其中也包括進戲院觀影這件事。

受近期香港再次爆發新冠肺炎的影響，香港戲院要暫停開放。但在七月二十日，避疫關閉一百七十八天的內地部分電影院復工，多數觀眾平時未必喜歡在電影院看電影，在重開的一刹那，手裏拿着戲票，還是有了想哭的衝動，甚至部分電影出現了一票難求的景況。

內地影院復工後放映的首部電影《第一次的離別》，用孩童的體驗，構建新疆的現實生活圖景，影片的鏡頭語言十分詩

情畫意，用幾種離別關係，寫了同一種殊途同歸。導演在平淡如水的敘事情境中，書寫現實和離別。觀眾也能在大漠戈壁之中，尋回來自大自然的「觸感」。

戲院是一個大家可以懷想的地方，不僅有寬銀幕的音響體驗，更能令時光不再蹉跎。內地戲院雖然暫時還未有傳統意義上的「大片」登場，但各大戲院負責人也不想蹉跎光陰，他們選擇重映一系列有口皆碑的經典電影，如《誤殺》、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、《尋夢環遊記》、《戰狼II》等。

也因為「大片」的暫時缺席，小眾但高質量的電影，獲得了影迷的青睐。筆者有一位業界前輩，特意在上周去看了一部內地小成本電影《抵達之謎》，稱讚影像

抗疫足球賽

暑假開始，也是大部分職業足球聯賽的季度結束。香港觀眾熱愛的歐洲球賽於七月底全部完成。一般稱為四大聯賽都產生了冠軍，當中大多是名牌豪門的球會，投入了大量資金來爭取成績。「德甲」（德國）的拜仁慕尼黑又再一枝獨秀；「西甲」（西班牙）的皇家馬德里力壓死對頭巴塞隆拿奪冠；「意甲」（意大利）的祖雲達斯封王，全賴年屆三十五歲依然在前鋒線上叱咤風雲的基斯坦奴朗拿度。「英超」（英格蘭）則由苦等三十年的利物浦拿到第一座聯賽獎盃。

這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完成的足球聯賽，可說是排除萬難，艱苦而成。

今年初病毒開始在全球爆發，歐洲的防疫措施卻不到位，故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，確診人數節節上升，即使原定的東京奧運會亦要延期舉行。足球比賽是全世界最受觀眾歡迎的運動，當然不能獨善其身。可是近年的聯賽商業味道濃郁，也連繫着眾多球員和工作人員的生計，故此到底是取消或延期，都不是容易的決定。

就如不少專家所言，怎樣在抗疫和生活之間作出平衡，才是面向未來的重要考量。為此，各地足球聯賽雖然陸續恢復，可是綠茵球場的面貌卻不一樣。首先，現場觀眾席空空如也。足球比賽既是運動，也是一種表演，球員在觀眾吶喊助威之下

客套免了

接到一位不相熟的朋友來郵，是一封很標準的謝函。一開頭便是「阿濃先生大鑒」，跟着是好幾句恭維的話，和他仰慕之忱。然後是感謝我幫他做的事，稱讚做得如何的好，使他如何感激。今後還要時常請教，望能不棄。最後在祝福語之後是「後學某某拜上某年某月某日」。

說真的，對這種客套虛假の堂皇信件，我是不欣賞的，因為充滿陳言套語，頗浪費我的時間。我的回覆是三個字：『不客氣』。我節省了寫的時間，他節省了閱讀時間。這對工作忙碌，應酬繁忙的人來說都是好事。

這在習慣了於網上交流的人來說，最是適宜。有人每天收到電郵

南牆集

阿濃

m.facebook.com/A.Nong.cps

逢周一、四見報

那一點光

會伸手摸摸它們，那起伏的背，有一種質感，一種生命的質感。

有人熱情，有人生性冷淡，我屬於後者，所以總與人保持着陌生的距離。前日，大學老師告訴我，同學寧過世了，自殺。我一下子想起，他當年是從外系轉來的插班生，愛寫意識流的詩，單純得甚至不知如何與人相處。很多人不喜他。一次，他摔傷了腿，我無意中攙他去上了一節課，他一直記得，並寫

感情是飄的

約有兩年未見相熟的一對夫妻同出同入了，其間女方曾約我飲茶，但我沒能安排時間，後來便不見了她的蹤影。有一次，看到他們兩個孩子中的一個跟父親在一起，便問男方他太太的近況，他說她常與朋友在一起。最近，我終於一次次地看到他身旁出現了另一個女人。

曾看過周潤發接受媒體的專訪，記憶猶深。對於感情經歷，發哥直言自己很花心，欣賞美女，在影劇中談過多次戀愛，他說雖然戲是假的，他投入的感情卻是真的，對於戲中的女朋友、情人、老婆他都是愛的，於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戀愛感覺。發哥非常直率，他說鏡頭中的淚水都是

互相依偎，但這個依偎對象有的時候是人，有的時候是雞雛，有的時候什麼都不是，並不絕對。生如逆旅，不進則退，有時候人沒有選擇。有些東西即便看不到也不一定沒有，比如愛，比如關心。只有心裏的那扇窗打開，生命最初的那一點光，才能慢慢地照進來。也正是這樣的勇敢，教會我們成長與堅強。

負喧集

趙陽
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見報